

对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理解

□陈亚军

谈到少数民族文学,首先是文学,而“民族”在这里可以从多个视角认识。由此,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内涵是丰富而变化的。少数民族文学,从题材内容、语言表达、心理活动、精神体现,以及作者身份等都可以透露出民族特点。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民族性存在着论述区域的相对性。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就显出中华民族个性,而以中国地域为视角,少数民族作家就有更多机会创作显现自身民族特性的文学作品。

民族性中的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给民族文学创作中对“民族性”的认识带来思想高度。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过程中,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其核心内容就是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发展。我想,这应该成为认识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基础。以这个规定性政治内涵为基础,民族文学发展方向才是正确的,才有了抗拒不和谐声调的持久能力。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就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并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一项国家制度。实际上,它继承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传统,就是要讲多元,还要讲一体。哲学上有“一与多”的关系论述,如多元与统一相互依存,包括普遍与个别、统一性与多样性、不变与变之间的关系等。上个世纪50年代,在总结少数民族工作经验时,有人提出“部族”问题,当时毛泽东就指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我想,这里讲的就是“一体”观。中华民族的“一体”,是由56个民族的“多元”所构成的;既尊重“多元”,更强调“一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新时代进行民族文学创作和民族文学评论的重要遵循。就是说,对“民族性”的认识,应站在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历史高度,把握思考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总政策,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民族性认知是国家的基础,而现代国民的共同体情感,使我们对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认识,又向政治意识的纵深前进了一步。我们由此更加清晰地看到,“国民情感”的生成和维系,是在多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实现的,它超越单一民族,彼此共生、根脉相连,最终形成情感交集的命运共同体。民族文学创作就是这样一个平台:留住民族情感的丝丝话语,再现民族风貌的一点一滴。

民族性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给民族文学创作中对“民族性”的认识注入了审美力度。文学艺术有种种价值,诸如教育价值、娱乐价值等,但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基本价值,就是审美价值。把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作为审美对象,已经成为民族文学创作的一种自觉。生活中的美不是孤立存在的,有时需用情感去体悟去观照,没有



《石榴与喜鹊》 周中生 作

对民族文化的亲近,没有对民族文化的深入挖掘,就难有准确的“民族性”传递给读者。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文化心理的培育积淀。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凝聚力、生命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魅力无穷,与各民族的独特贡献是分不开的。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各民族都有值得夸耀的地方,也都有应该彰显的东西。就是说,中华文化也是“多样性”与“共同性”的有机统一。

审视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对于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认识,是有帮助的。中国地域辽阔,环境复杂,多个地区文化在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各有特点的文明因子。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在中国古文化大系内部,可分为六个大的文化区域,或称六大板块,即黄河地区、长城以北地区、巴楚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西南地区等,而且以新石器遗址文化为代表,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巴蜀文化和楚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等。这一观点打破了历史考古学界根深蒂固的古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认识,反映了民族与区域特点的相互交融,以及我国民族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演变规律。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大的多源性、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

民族文化的发展既不是单独也不是同步的,各区域文化发展过程有快有慢,有碰撞也有融合,由此培养起来的文化性格,都应成为文学创作活动捕捉的方面,那里不同的生活习俗、精

神信仰、心理状态,是民族文学独特性存在的根基。如果不能把握这其中的丰富、深刻和动态的内涵,就不能于审美意义上理解这个“民族性”,也就不能对多样的民族文化造就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有全面的认知。

民族性中的历史因素

历史因素,给民族文学创作中对“民族性”的认识带来深度。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有大量关于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记载。马克思说:“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有了这样的历史观,我们对民族历史的认识会更深刻,对“民族性”内涵的理解也不会失去应有的洞察力。

之前,我在贵州铜仁地区采访,那里山街川界,水接楚流,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世代生活的地方。当地投资文化旅游项目,把一个老旧矿山打造成一个朱砂古镇,是他们近几年经济转型的一个项目,由此开辟出一片历史与时代的交汇地。

因为在铜仁万山有着著名的朱砂开采场,开采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埋藏着一段不可忽视的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国家曾允许他们在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文化等方面有一定自主权,就是实行所谓羁縻制度。自西汉至清代,羁縻制度经历了边郡制、羁縻州府和册封制、土司制三个阶段。尽管形式有所不同,但在特定时期都对适应和保持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起到了积极作用。

比如,土司制度起始于元朝,兴盛于明朝,衰落至清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远离中央政治权力中心的地区,为解决地域阻隔和文化差异等问题,历史上西南、西北地区,如桂、滇、川、黔、鄂、甘、青等省区,都推行过土司这种特殊制度。贵州一直以来有四大土司,民间流传一种说法,叫“思播田杨,两广岑黄”。这说的是古代西南地区赫赫有名的四大土司。两广是岑姓和黄姓土司的势力范围,而贵州的思州和播州,又分别是田家和杨家的天下。谁能想到,贵州建省雏形居然与土司田家的所谓“二田争砂”事件有着直接关系。这里揭示了历史的大场:羁縻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相结合,既给各民族因地制宜自主发展自身的经济、文化等创造了条件,又促成了各民族互相交流并走向团结统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历史传统的深刻阐述。当文学与历史的思考结合起来的时候,文学作品就有了厚度。有的作家常常纠结于自己的民族身份,是固守张杨,还是有限度呈现?我想,如果有了历史意识,就有了准确表达的自信力。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有阵痛、变异与成长,这是时代的必然。即便是现实生活,民族文学就应该并努力显示自己的存在,但那是一种穿透生活而绝非简单地复制生活的存在。因为对于民族文化同样必须思考的是坚守、吸收还是摒弃的问题,不应单纯追求民族特色或符号,把浮光掠影的描述作为民族文学的特色。正像有的少数民族作家所说的,“只有把自己的创作与国家民族日新月异的发展紧密连接,我们的作品才会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民族性。”

诗意的另一重呈现

——沙冒智化诗歌的审美意象研究 □朱永明(藏族)

中国诗歌的神奇魅力就在于对生活物象的打磨和书写。放大物的能量,并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物,这是当代部分少数民族诗人开辟的又一路径。对于这些诗,我们若不加以细读,就无法领悟其所呈现的艺术魅力。纵览21世纪的中国当代诗坛,不难发现,当代诗歌创作的确实达到了一种巅峰状态,诗人秉持先锋精神,并不断超越自己,同时又坚守都市化、民族化的创作立场,推陈出新,尤其是在表现青年人思想情感方面更趋向于艺术化,他们通过审美意象的建构,彰显诗歌文本应有的亮丽与豁达。这一点,年轻的藏族诗人沙冒智化以多重审美意象为铺垫,注重表现审美意象所蕴含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创作出一首首既坚硬质朴又浪漫飘逸的抒情诗,呈现了当代抒情诗歌的另一重美。

从沙冒智化的诗集《光的纽扣》(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中发现,建构独特意象是其所有诗歌呈现的最大亮点。从诗的结构层面而言,审美意象是其诗歌的精神所在,这些意象都体现着中国美学的无限魅力。中国美学认为:意象是中国美学的基本范畴。整个中国美学体系可说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举凡比兴、兴象、意境、境界、形神、情景、虚实、隐秀、文质等范畴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说明意象,而沙冒智化的诗真是通过多重意象来说他的情感世界与生活哲理。

石头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代际的标志,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标志着人类智的飞越。中国文学对石头的书写历久而弥新,《红楼梦》从“石头记”拉开序幕,讲述中国封建社会悲欢离合的故事。回归大自然,无处不在的石头是最普遍的构成元素:筑路路的石头,人们感受它的奉献精神;商柜中的石头,人们感受它的艺术审美;刻成六字真言的石头,人们感受其散发的信仰光圈;沉在河底的石头,人们看到其助水溅起



的浪花等。对石头的多层面的书写,呈现了诗人沙冒智化的智慧与敏锐,这是心对物的感知。中国美学认为,物成为审美对象,并进而成为艺术创造之题材之物;心是进入审美,才成为进入艺术思维艺术家的心。

沙冒智化的诗基本上都涉及石头或与石头有关的建筑,题目中直接出现石头的有7首。而一些诗中,石头体现的是一种施舍精神与慈悲情怀,比如《重生的约定》中诗人说:“把黑夜披上身,肉体绑在天葬台上/撕烂自己,托给神鸟/寄去世外的宇宙/把血脉注射给石头”。天葬是藏族习俗,其体现出一种施舍精神与对死亡豁达的疯狂,把肉身撕烂给神鸟,把血脉注射给石头,这本身是人回归自然的“齐物”思想。庄子在《秋水》中主张“齐物我,齐生死,齐贵贱”,宣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首诗无疑体现着生命回归自然的豁达。而在《到

了尽头不要回来》中,他进一步写到“吃着一口泥土/心化为石头/你可以种进花里/自称是石头”。这是对自然的一种亲和,心化为石头隐喻其坚硬与不屈的人格。在这里,石头的精神价值就是诗人的精神所在,很显然诗人是赞赏石头的。万玛才旦小说《嘛呢石,静静地敲》中体现了藏族人对石头的崇拜。

在中国文化中,月也充满了人类学的意义,中国古典诗歌中,留下了许多咏月的诗词:如杜甫的《望月》,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中国古人的咏月诗常以借月抒怀或借月忆情为书写方式,传达着对月的不同情怀。

自古以来,月以它的永恒性穿越历史云烟,散发着诗意的光环,成为古今诗人不断歌咏的对象。除了石头,月也是沙冒智化诗中频频出现的意象。在生活中,月最容易触动人的情感。月在沙冒智化的诗中是以三重情感言说的:一是以月喻个人身世的孤独。以月书写孤独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经验的继承,李白《静夜思》是以月表现孤独与凄凉,这一经验化创作我们能够从沙冒智化的《世外诗行》中得以体会。这首诗中诗人说:“摆在夜空流星花园里/孤单度过一夜/月光碎片上沾满/未写完的一首诗”。诗人是写自己夜晚的孤独,这种孤情也熔铸成了他的才气。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主要途径便是寻找一个与此情感相吻合的客观对立面,借以传达出主体的情感指向。这些客观对立面亦即艺术意象大都具有明显的特征,沙冒智化正是以孤月抒发孤情的。

二是以月喻爱,这层写意可以从短诗《白色梦》中得以佐证。这首诗仅六句,就生出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诗人说“水中有一个月亮,弯弯曲曲,一条小鱼抓着她的辫子,把她拉进屋里”。月在这里已经是一个美貌女子的形象,没有丰富的想象,就很难吐出这样类似于动漫的爱情诗句。月在中

国古代本身包含着多重爱情悲剧,“嫦娥奔月”成为后世吟诵的爱情悲剧佳话,所以,以月喻爱的手法在作者这里并不是东施效颦,而是一种经验的借鉴。诗真的是要有情感,否则就不会写得如此浪漫,沙冒智化的诗中,明显地能够感受到宗教信徒的那种自由与浪漫,所以在《世外诗行》中诗人最后说“把心关进笼子,闭目诵经”,这又是另一重人生境界。

三是对月的崇拜。中国古代的神话中,留下了关于日神和月神崇拜的记载,月的圆缺,使古代的中国人掌握了准确的时间。不难发现,沙冒智化借用月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意义,写下了许多关于月亮崇拜的诗,体现着他的自然情怀。我们可以从《圆缺》《古音》《我不相信夜是黑色的》等诗中感受到。

沙冒智化将他的诗集起名为《光的纽扣》,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纽扣”这个神秘意象背后生成的意义。这部诗集中,出现纽扣的诗不足10首,但诗集命名为《光的纽扣》,可见纽扣在诗人心中隐藏的份量。

纽扣的普遍意义是帮人缩紧衣衫,防止不修边幅、没有规则。细心思虑,纽扣何尝不是人生的起点,扣好第一枚纽扣是走好人生第一步的关键,纽扣也可以是人生事业开始的符号,是环环相扣的业绩链条。这个意象的建构可以说凸显了诗歌的当代性价值。生活中,人出门做事之前必须先扣好纽扣,穿戴整齐,这是人品德修养的见证,因此儒家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这是仁德修养的另一方面。他建构的纽扣意象对读者的启发是:保持你坚强的秉性,树立你坚定的信念,走好人生的第一步,怀着柔情和救赎之心,有担当的勇气,你才算扣好了纽扣。

沙冒智化诗中还有鸽子、花、水、露、山等许多值得研究的审美意象,可以说是物的文化能量的发现者,同时也是物的文化内涵的书写者。

《祖国万岁——多民族朗诵诗精选》出版了。在征集诗歌的两个月时间里,共收到200多位诗人近千首作品,投稿之踊跃,参加人数之众多,是我始料未及的。这其中,有成名已久的大诗人,有实力派的诗人,更多的是“80后”、“90后”的新人新作。在审读诗作的时候,一则以喜,一则以愁。欣喜的是,这些作品中,气势恢弘的有之,格调高美的有之,语言具有音乐美的有之,为此破除了我近些年在阅读新诗时产生的困感与沉郁。然而发愁的是,部分诗作没有逃出“随意、急功近利,缺少生活、想象和敬畏心”的“魔咒”,致使这些新诗虽有感而发,语句也流畅,但是缺少了——哪

抒写时代壮歌

□赵晏彪(满族)



怕是一句,让我激动、沉思或是拍案叫绝的诗句。很显然,这样的诗句没有燃烧到我,感染到我。特别值得反思的是,一些诗作,以追求大白话、口语化风格为时尚,甚至从日常用语到一些粗话也成为津津乐道的“特点”。在我看来,那不是诗,是说话,是文字的拙劣组合。当然,这样的作品没有资格入选本书。

作为一名有经验的诗人,迅速地将情感表达出来,让文字定格情绪的波动,是非常好的习惯。思想的火花、灵感及独特的感受,时常转瞬即逝,不抓住就会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值得注意的是,做事,讲究事缓则圆;做文,讲究推敲、打磨、精练。好诗歌、好文章写完后是要沉淀的,须反复琢磨后再进行修改,做到情感固化与理性挖掘相结合,才能成为较为完美的作品。凡是名家都有过这样的创作经验,作品写好后过几日再回头审视一番,就会发现有许多逻辑关系、语言表达方面的问题。人在异常激动的时候往往行动和言语都会有些“过”,甚至会有词不达意的情况发生。鲁迅先生说他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而曹雪芹也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方式创作了不朽的《红楼梦》。由此可见,强化理性的“二度创作”会有更出彩的句子顺势而出,结构韵律也会更加完美感人。

诗歌创作非同小说、散文等作品,字字应提炼,句句须推敲,穷尽感性和理性的全部智慧,方能写出千古绝唱。

如今是全民写作时代,谁都可以在微信上、微博上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这自然是件好事。但是隽永的作品,不是所有人能够操练得好的,古语说“术业有专攻”,常言道“技艺有高下”,不然为何有作品的高低优劣之分?

针对诗歌写作过程而言,我有4句话16个字作为准则:思想要哲(哲理),眼光要特(独特),人性要挖(挖掘),句子要盖(齐整)。时时提醒自己不忘这“16字诀”,写作便不可以随意、任性而为之。

读者喜欢与否是衡量诗歌作品好坏的试金石,时间的磨砺淘洗出诗歌的经典之作。对于优秀诗人,生活是食,人民是水,祖国是魂。无论你生于乱世还是生活在当下,这是时刻不能背弃的准则。

作为一名诗人,如何从生活中汲取素材?如何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对现实生活进行伦理、政治和美学层面的解读?纵观古今,凡伟大的诗人无不是饱读经典、漫游天下、深入市井、体味沧桑、忧国忧民,才创作出一首首代表时代风采的绚丽诗篇,屈原、李白、杜甫、纳兰性德等著名的诗人,为所有后来者树立了典范。本诗集所选的作者极尽虔诚之心学习效仿他们,注重从看似平常、普通的生活汲取素材,再完成翻转、出新、换血似的升华;将现实生活经由思想的过滤、精神的洗礼,回归伦理、政治、美学等更高层次的体验与认知,为诗坛带来思想与艺术相融合、相统一的新风尚,树起了新坐标。

优秀诗人在扎根生活的基础上,还要练就一双高飞的翅膀:一只足幻想者的翅膀,一只足预言家的翅膀。诗人在驾驭这双翅膀时,辅以知识积累、创新思维以及不惧风霜雨雪、不随波逐流的人格特质,才能成为受百姓喜爱、诗坛尊重的诗人。

常人的呼喊是从喉咙里发出的,而诗人的呼喊是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常人的直白是优点,而诗人的直白是致命伤。一些诗人责怪我们这个时代过于“太平”,说什么苦难才能出诗人,其实任何时代都会造就优秀的诗人,同时,优秀诗人也歌颂了所在的时代。

本书所精选的70首作品,呈现了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波澜壮阔的图景。读者可以从感受到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豪迈激情,回味改革开放冲破艰难险阻的铿锵足音,追忆往昔枪林弹雨的峥嵘岁月,展望未来国富民强的东方巨人风采……这些诗歌向我们昭示:共和国的14亿儿女,将以先辈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为指针,走出一路芳华,写下更加精彩的乐章。

“70年——70首”,虽规模宏大,但也难免挂一漏万,还有一些“大鱼”漏掉了。其实,我们也不可能将所有好诗“一网打尽”,这只是一次启航,迎着朝阳驶向远方,我们将在下一次的诗歌征集,做到网尽千帆,推送万般绚丽,高奏文明旋律,绽放时代华彩。